



经典注释译丛

# 会 饮

SYMPOSIUM




〔古希腊〕柏拉图 著

杨俊杰 译注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经典注释译丛

# 会 饮

S Y M P O S I U M

〔古希腊〕柏拉图 著

杨俊杰 译注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会饮 / ( 古希腊 ) 柏拉图著 ; 杨俊杰译注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8

( 经典注释译丛 )

ISBN 978-7-100-15420-8

I. ①会… II. ①柏…②杨… III. ①柏拉图 ( Platon 前 427- 前 347 ) — 哲学思想 IV. ①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7 ) 第 24900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经典注释译丛

会 饮

[ 古希腊 ] 柏拉图 著

杨俊杰 译注

---

商务印书馆出版

(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20 - 8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sup>7</sup>/<sub>8</sub>

定价：25.00 元

Πλάτων  
ΣΥΜΠΟΣΙΟΝ

本书的译注主要参照了《会饮》的如下版本：

- R. G. 布里的古希腊文校点本（*The Symposium of Plato*, ed. R. G. Bury, Cambridge: W. Heffer and Sons Ltd, 1973）
- C. J. 洛的古希腊文英文对照本（*Symposium*, trans. C. J. Rowe, Oxford: Aris and Phillips, 1998）
- B. 岑普芬尼希的古希腊文德文对照本（*Symposion*, übers. Barbara Zehnpfennig, Hamburg: Meiner, 2000）

## 凡 例

一、柏拉图著作的希腊原文，一般采用“斯蒂法诺斯页码”。以《会饮》为例，即 172A 至 223D。

亨利库斯·斯蒂法诺斯（Henricus Stephanus）出版社 1578 年出版三卷本柏拉图全集，希腊文、拉丁文对照，由让·德·塞雷斯（Jean de Serres，拉丁名字是 Joannes Serranus）译成拉丁语。柏拉图每篇作品在 1578 年版本各卷里的页码、页面分隔，还有行数，就成了现在通行的“斯蒂法诺斯页码”。

页码是阿拉伯数字，自小而大。第二卷最厚，达九百九十二之多。页面分隔是英文大写字母，自 A 由上往下，最多至 E。《会饮》属于第三卷，页码范围是第 172 页至 223 页——更准确地说，是 172A 至 223D。三卷本柏拉图全集，每一卷都是从第一页开始。于是乎，以 223A 为例，柏拉图作品便有三个 223A，各属《智者》《吕西斯》和《会饮》，分别在第一、二、三卷。学术界现在标注“斯蒂法诺斯页码”，多半还要把篇名加上，至少可以避免混淆。

“斯蒂法诺斯页码”是学界惯例，这里当然跟从。只是现在引用多卷本哲学经典，都会注明卷数。引用谢林“自由论文”（Freiheitsschrift）的某句话，如在第七卷第三百九十九页，往往注成“VII 399”。谢林全集总体而言分成两批出版，第七卷属于第一批。要是再讲究些，还会再加上一个数字1，便成了“1, VII 399”。有鉴于此，这里拟给《会饮》的“斯蒂法诺斯页码”加上一个卷数。在后面的译文里，《会饮》的第一个“斯蒂法诺斯页码”将标成“III 172”。之后从173至223，仅为简便起见，不再赘附以“III”。注释部分也从简。至于附录部分，则都加上卷数。

二、译文里的感叹号、括号均系原文所无。括号里的文字是一些在语法上大概有依据，又或许只是自认为可以加进去，帮助进行理解，然而情知严格说来似乎不能直接加进去的内容。

特别要说明的，是其中的一种括号。柏拉图笔下的阿波罗多鲁向身边的朋友复述自己此前同格劳孔进行的谈话，而与格劳孔的谈话又主要是复述亚里斯托德摩更早以前讲给阿波罗多鲁听的那些话。括号里的“他说”，全部都是指阿波罗多鲁在同格劳孔谈话时所暗含的“亚里斯托德摩说”——阿波罗多鲁所说的，真切地都是“亚里斯托德摩说”。

三、人名的翻译，不求整齐划一。名字在希腊语里带“ς”的，翻译过来则未必带“斯”，或从惯例，或从方便。其中最著者，如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ους）、阿里斯托芬（Ἀριστοφάνης）等。失“斯”者，还有阿波罗多鲁（Ἀπολλόδωρος）、亚里斯托德

## 凡 例

摩 (Ἀριστόδηος)。至于其他人物如果有“斯”，则均予保留，如斐德罗斯 (Φαῖδρος)、阿尔基比亚德斯 (Ἀλκιβιάδης) 等。

四、本书译文后的注释部分，为中译者所作。

## 目 录

会 饮	1
注 释	80
附录 苏格拉底的召唤：从摹仿到效仿	122
译注参考文献	141
译后记	143



会 饮



(阿波罗多鲁——)

III 172

我觉得，关于你们问起的事情，我并不是没有演练过。<sup>172.1</sup> A  
前天我往城里去，离开在法勒雍的家。有一个还算认识的人在后面看到了我，远远地喊叫起来，喊叫声中还透着玩笑——“法勒雍的家伙呀阿波罗多鲁，你不等等吗？”我就站住了等。

他说，“阿波罗多鲁呀，最近我一直来找你，想当面问问阿伽通家的那次聚会，苏格拉底、阿尔基比亚德斯在，还有其他很多人当时也在那场宴会上，他们那些与爱慕有关的言论都是怎样的呢。因为有别的人告诉我——他呢又是从菲利普斯的儿子佛伊尼科斯那里听来的——他说你知道。并且，他讲得很不清楚。那么你就告诉我吧，你可是最合适的人，在传达(你)那位朋友的言论方面。” B

他还说，“你先跟我说说，你本人当时在不在那次聚会上？”

我就说，“告诉你的那个人还真是跟你讲得特别不清楚，C  
你居然认为你问起的那次聚会就发生在不久以前，于是乎我也在。”

他说，“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怎么会(这样认为)呢，格劳孔呀！”我就说，“你难道不知道，阿伽通不在这儿住都有很多年了吗？而我和苏格拉底在一起消磨，每天忙活着要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到现在还不到三年哩！在这以前，我尽是瞎忙活，总觉得做出了一些什么，其实我比谁都要差劲，跟你现在的样子差不多，(也就是说，)觉着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靠做，而不是靠爱智慧。”<sup>173.1</sup> 173A

他说，“你就别嘲讽了，还是跟我说说那次聚会是什么时候举行的吧。”

我就说，“（那可是）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当时阿伽通第一部悲剧就赢得了胜利，（聚会）是在他和歌队为了他们的胜利进行祭祀的后一天。”<sup>173.2</sup>

“这样啊，”他说，“那真是很久以前。那么，是谁告诉你（那些事情）的呢？是苏格拉底本人？”

B “不是（他），我的神哪，”我说，“是告诉佛伊尼科斯的那个人呀，（也就是）亚里斯托德摩，家住库德雅典，小个子，总是光着脚丫子。他就在那次聚会上，他可是苏格拉底的爱慕者，并且我觉得啊，在以前那些苏格拉底的爱慕者当中他是最爱慕（苏格拉底）的。我曾拿我从他那里听来的事情中的一些内容问过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同我说的跟他告诉我的是一致的。”

“难道你会不告诉我么？”他说，“进城的路其实很适合（咱们这两个）赶路的人，一个说，另一个听。”

就这样，我们一起走，一边还说了好些话，关于那些。  
C 所以呢，就像我开始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关于那些）我并不是没有演练过。要是你们非要我来告诉，我就必须这样做了。特别是因为我呀，只要是关于爱智慧方面的言论，不管是我自己来聊，还是听别人聊，并不是由于觉着自己会得什么实惠，而就是特别地高兴！只要是关于别的什么东西，特别是你们那些跟钱有关系跟赚钱有关系的事情，我本人就会很厌恶，也替你们这些朋友感到难过，你们觉着做出了一些什么，其实什么

都没有做出来。或许，你们认为我不幸福。我倒觉着你们只是 D  
觉着（我不幸福）；我则不是觉着你们（不幸福），而是真切  
地知道你们（不幸福）。

朋友——

你啊，总是这样子，阿波罗多鲁！说起你自己，说起别人，  
你总是说得很难听。我觉得你啊，坚决地认为所有人都是很差  
劲的，只有苏格拉底除外，连你自己都要算在内。你究竟是怎么  
搞到那么个外号，被叫作软绵绵呢，我真的不知道！只要是  
说起话，你总是这副模样，把你自己，把别人很不客气地说着，  
只有苏格拉底除外。

阿波罗多鲁——

好朋友啊，真的哟，只要一想到我自己，一想到你们，  
我就会抓狂，情绪低落。 E

朋友——

不值得就这些事情，阿波罗多鲁啊，争下去了。我们还  
是想要求你，不要再（说）别的什么了，就告诉（我们）那些  
言论都是怎么样的吧。

阿波罗多鲁——

那些（言论）是这个样子的——还是从头开始告诉给你  
们吧，那个人就是这样告诉（给我）的。我这就来告诉（你）。 174A

他说他当时碰见苏格拉底，竟然是苏格拉底洗过澡，还穿了鞋子，这些可都是苏格拉底很少做的事情。（他说）他就问苏格拉底，捋伤得这样漂亮要去哪里。（他说）苏格拉底说，

“到阿伽通家的酒席去。昨天（他）为了胜利进行祭祀，我推脱了他。我害怕人多，又答应说今天会去（他家的酒席）。我好好地捋伤成这样，要漂漂亮亮地去漂漂亮亮的人的身边。你呢，也打算去么，哪怕是并没有被邀请去酒席的？”他说，“我说了，你要是让我去，我就去。”

“你就跟着去吧，”苏格拉底说，“正好我们可以破坏那句名言，把‘优秀的人开席，优秀的人他们自己就来了’（那句名言）改一下。荷马也很大胆，不仅破坏了那句名言，而且还很过分。他塑造了阿伽门农，一个在打仗方面特别优秀的男人。他还塑造了墨涅拉俄斯，一个软弱的战士。阿伽门农献祭，办筵席，荷马竟让墨涅拉俄斯不请自来，这可是不优秀的来到了更优秀的人的酒席上。”

他说他在听了这些话以后就说，“或许我没有你——苏格拉底呀——所说的那样大胆，不过就像荷马所说的那样是平庸的不请自来，来到智慧男人的酒席上。既然领着我去，那你到时就得作些解释，因为我不会同意说我是“不请自来的”，（我会说）是你让我来的。”

“两个一同去好了，”苏格拉底说，“一起往那里去，我们也盘算一下我们该说些什么，我们走吧！”

他说，他们边走边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事情。（他说，）然后苏格拉底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

面，他就等了等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让他继续往前去。（他说）他来到了阿伽通的家，发现大门并没有关。他说，然后他就碰上了滑稽的事情。 E

（他说）立刻有个小厮从里面迎了出来，领他到其他的人都躺好了的地方。（他说）他发现这里正打算开席呢，而阿伽通立刻看到了（他）并且说，“亚里斯托德摩啊，你来得正好，如果你是来一起吃酒席的话；如果是为了别的事情你才来的，那就下一次再来吧。昨天我还在找你呢，想叫上你，只是没有找到你。不过，你怎么没有把苏格拉底带到我们这里？”

“我呢”，他说，“回头看的时候，没有看到苏格拉底跟在后面。我说了，我真是和苏格拉底一起来的，我是他请来，来这酒席的。”

阿伽通说，“做得很好啊你。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之前就在我后面跟着走，我也很奇怪他究竟在哪里。” 175A

他说，阿伽通就发话了，“小厮！还不去找，把苏格拉底请进来？”（然后阿伽通又说）“你呢，亚里斯托德摩，躺到厄里克绪马霍斯的旁边（那个位置）吧。”

他说有个小厮给他洗了洗，以便去躺。（他说）又有一个小厮进来报告说，“苏格拉底站在邻居家的门口不动，我喊了他，可他不想过来。”

“太奇怪了你说的，”阿伽通说，“还不快去喊他，把他带过来？”

他说他就说了，“不要这样，你们就由他去吧。他有这样的习惯，经常站在他恰好正站在的地方不动。他一会儿就会 B

来，我是这么觉着的。你们不要惊动他，就由他去吧！”

“那就得这样了，如果你觉得他（就是那个样子）”，他说阿伽通说，“小厮们，你们就伺候（在他之外的）我们其他人吧。你们全权决定你们想做的，不会有谁把你们监督，这种事情在我这里还从来没有过呢。现在，就当我是你们请来入酒席的，也当其他人是这样。你们来招呼吧，争取让我们夸奖你们。”

他说，在说完这些以后他们就开始了酒席，可苏格拉底还没有进来，阿伽通好几次喊着要派人把苏格拉底请过来，但终究没有派。（他说，后来）苏格拉底来了，倒是没有像通常那样消磨那么多的时间，而是他们正好酒席吃到一半的时候。

（他说，）阿伽通正好是一个人躺在最外面的位置，就说——“到这儿来，苏格拉底啊，躺到我身边来，让我靠着你就可以得到你靠在别人家门口而得到的智慧的东西，因为很明显你刚才找到并且拥有了那个东西，否则你就不会离开过来了。”

（他说）苏格拉底坐下来并且说了——“那该多好呀，阿伽通啊，要是智慧可以是这样子的，从我们（两个）当中更满的那个流向更空的那个里面，只要我们相互靠着，就可以好像（两个）杯子里的水通过一根细管子一定会由更满的杯子流到更空的杯子里面。要是智慧是这样子的，我就要很感谢能在你旁边坐着，我觉着我会由于你有许多美好的智慧而变得更满。因为我的智慧不过是平庸的，或者可以说是可疑的，像梦一样。你的智慧则是明亮的，光彩异常，在你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这



样炫目地闪耀，前天可是有超过三万的希腊人亲眼看到了！”

阿伽通说，“你是个过分的家伙，苏格拉底啊。关于这些事情稍后我们再来了断——我和你，关于智慧，要请狄奥尼索斯来当裁判呢。可现在，你还是先吃酒席吧。”

他说，在这些事情之后苏格拉底就躺了下来吃酒席，其他的人也一样，他们祭了酒，歌唱了那位神灵，还做了其他通常在喝酒前应该做的事情。他说（然后）鲍撒尼阿斯来了这么一段言论—— 176A

“喔先生们！以怎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喝得最轻松呢？我呢，要对你们说的是，还难受着呢，由于昨天的酒！（所以）我得来点醒酒的东西。我觉着你们有很多人也是的，毕竟昨天你们都在。你们还是寻思一下吧，用怎样的方式我们有可能喝得最轻松呢。” B

（他说）于是阿里斯托芬说了，“这个事情你说得真是好，鲍撒尼阿斯啊，无论如何都得准备点轻松的东西来喝酒，因为我本人就是昨天那些泡在酒里的人其中的一个。”

他说厄里克绪马霍斯，（也就是）阿库美诺斯的儿子，在听到了他们的话以后就说，“你们（俩）都说得对，我还必须要听听你们（其他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怎么说——你打算要多喝酒吗，阿伽通？”

“不了，”（他说）阿伽通说，“我本人不会多喝。”

“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好事情，”（厄里克绪马霍）斯接着说，“看起来是这样的吧，对我来说（如此），对阿里斯托芬来说（如此），对斐德罗斯来说（如此），对大家来 C